

PATHFINDER

PRINCE'S ADVENTURE

搜影者

王子的冒险

【美】奥森·斯科特·卡德·著
史国强·译

史上唯一连续两年荣获雨果和星云奖的科幻奇才
奥森·斯科特·卡德继《安德的游戏》之后
又一史诗幻想巨著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搜影者 1

王子的冒险

[美] 奥森·斯科特·卡德 著
史国强 译

版权登记号: 01-2011-2159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搜影者. 1, 王子的冒险 / (美) 卡德著; 史国强译.
-- 2 版. -- 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5. 7
ISBN 978-7-5143-3851-5

I. ①搜… II. ①卡… ②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59407 号

TITLE: PATHFINDER

AUTHOR: ORSON SCOTT CARD

Copyright: © 2010 BY ORSON SCOTT CAR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RBARA BOVA LITERARY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2 by Modern Pres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搜影者 1: 王子的冒险

作 者	[美] 奥森·斯科特·卡德 著
译 者	史国强 译
责任编辑	崔晓燕 王晚娇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	www.1980xd.com
电子信箱	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	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90×1240 1/32
印 张	8.5
版 次	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43-3851-5
定 价	33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献给芭芭拉·波瓦

你的大胆使事事成为可能：我每天都想念你。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当大树倒下·····	001
第二章 大峭壁·····	014
第三章 诺克斯的大墙·····	031
第四章 游圣的神庙·····	051
第五章 河边客栈·····	084
第六章 漏斗和面包·····	103
第七章 O 城 ·····	125
第八章 高塔·····	151
第九章 安波·····	172
第十章 公民·····	197
第十一章 后退·····	211
第十二章 囚徒·····	236
第十三章 孑然一身的瑞格·····	252

第一章 当大树倒下

拯救人类是件疯狂的事，或者说是件无聊的事。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，都取决于你在这过程中的哪一阶段参与进来。

一般来说，瑞格和父亲外出打猎，二人会一同设下陷阱，因为瑞格能看见动物在地上行走留下的痕迹。

父亲看不见——他无法看见小径上空飘浮的荧光，这些荧光能呈现出各种生灵在世界上行走后留下的痕迹。但对于瑞格来说，分辨动物行走的痕迹是眼睛的功能之一，是唾手可得的，全然不费工夫。生物行走过的痕迹越新，荧光越蓝；年深日久的道上的痕迹是绿色的，黄色的；古人走过的痕迹都发红。

还在蹒跚学步时，瑞格早早就懂得荧光所指何物，因为他能看见人们移动之后留下的痕迹。在颜色之外，道上还能留下每个个体特殊的印迹，数年之后瑞格已经能分辨彼此。他扫一眼便知道是人走过的还是动物走过的，或者属于哪一物种。要是他反复端详的话，就能清晰地分辨出那是什么留下的痕迹，借此他能追

踪一个人或一头猛兽。

曾经，父亲第一次带瑞格外出设陷阱，瑞格犯了选择沿着一条泛绿光的小径追踪的错误。父子二人追到后来，找到的不过是几根散落的骨骼，因为数月之前这里已经有动物来过。

对此父亲并没有懊恼。事实上，他好像还挺高兴的。父亲说：“我们要狩猎动物，是为了它们身上新鲜的皮毛，还有上面一部分肉可以用来果腹。不过，要是收藏骨骼的话，这些其实很不错。瑞格，不用着急。”

说到瑞格搜索痕迹的能力，父亲从来都没抱怨过。父亲总是顺其自然，鼓励他提高能力。不过，要是瑞格把自己的能耐告诉外人，或不经意说漏嘴，让人家猜出他身怀绝技的话，父亲就会毫不客气地让他闭嘴。

父亲说：“这是生死大事。有人为此能把你杀了。有人能把你从我身边抢走，让你住在糟糕的地方强迫你替他们找出痕迹，他们通过你能找到他们要杀的人。”为了使瑞格明白其中的危险，父亲又再三叮嘱：“瑞格，他们要找的可不一定是动物。那你就等于帮别人杀人。”

大概父亲没必要对瑞格说这些，因为此后一连数月瑞格都深感不安——夜里做噩梦还在其次，父亲的话还让瑞格觉得自己威力无比，以为自己身怀绝技能帮助好人抓到坏人和逃犯。

但以上都是瑞格七八岁时的事。此时他 13 岁，说话的声音正在发生变化。父亲告诉他一些如何和女人约会的技巧，如此这般。她们喜欢这个，她们不喜欢那个，她们想嫁这样的男孩，

不想嫁那样的男孩。父亲还说：“洗澡是最重要的。不然身上有味。姑娘们不喜欢身上有味的小伙子。”

瑞格说：“外面太冷。我以后再洗，回家之前洗。”

父亲说：“你要天天洗澡才行。我也不喜欢你身上的味道。”

瑞格并不相信这些。他们打来的动物身上能散发出比瑞格身上更强烈的味道。事实上瑞格身上之所以有味，主要还是因为动物的皮毛，那个味道沾在他的衣服上和头发上无论如何也抹不掉。但瑞格没有顶嘴。争辩是没有意义的。比如，早晨父子分手前，他们在林子里边走边说话。父亲鼓励他说话。他说：“我们并不是猎人，我们是设陷阱的人。动物在眼前跑了不要紧，等它们看不见我们，听不见我们，连闻都闻不到的时候我们还能抓到它们。”

父亲经常一边走一边向瑞格传授生活经验。他总是说：“孩子，你最大的问题是无知。我要想方设法医治你的毛病，不过，好像我教得越多，你知道得越少。”

瑞格却说：“需要我知道的事我都明白。你教我的那些陌生的东西，我们的生活里根本用不上。天文学、金融，还有你强迫我说的那些语言，这些东西对我有用吗？我能找到动物走过的路径，设下陷阱捕捉动物，然后卖掉皮毛，对于这些事我已无所不知。”

这时，父亲的回应总是：“看你多么无知！有很多你本应该知道的事，但你甚至连为什么要了解这些事情都不明白。”

瑞格说：“那你讲给我听听。”

“我要给你讲的，就是你无知到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已无药可救。我一定要教育你，直到你意识到训练自己大脑的必要性。”这就是父亲所谓的启蒙教育：瑞格的头脑训练。今天他们循着若隐若现的痕迹追踪一个动物，这动物的皮毛要比水獭贵上10倍，因为猎物的皮毛很厚实，而且色泽迷人。父亲在没完没了的说教的短暂间歇时，又想出了一个希望瑞格用脑子来解决的问题（“如果一道围栏有9个巴掌那么高，120码那么长，你要从锯木厂买多少块4英寸宽的木板才够用？已经知道的是，这些木板是20和14巴掌长。”回答：“要9个巴掌的围栏有什么用？反正关在里面的动物能爬上去，能跳出来，再不就能撞倒。”父亲在他后脑勺儿上狠狠弹了一下，他被迫想出标准答案），这时瑞格就一语不发了。

瑞格说：“我喜欢秋天。虽然我知道那意味着冬天不会远了，但冬天来了人们才需要我们的皮毛，所以我也感到高兴。树叶落下之前的色彩，落叶踩在脚下发出的声音，整个世界都变了。”

“整个世界？”父亲问道，“你知不知道在南半球还没到秋天呢？”

“知道，我知道。”瑞格说。

“就算在我们这个半球，在赤道附近从来都没有秋天，更没有落叶，除非在大山顶上，比如我们这里。在地球的北端连树都没有。有的就是苔原和冰盖，所以也没有落叶。还说整个世界！你所知道的世界，不过是你无知的双眼能见到的那一点点。”

瑞格说：“这就是我见到的整个世界。要说我其他方面无知，

那也是因为你。”

“我没说你无知，你不过是从没看见外面的世界。那些我都给你讲过的。”

“哦，讲过，爸爸，我脑袋里都是些死记硬背的东西，但我的问题是：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在大墙外面，我们根本看不见，又怎能知道呢？”

父亲耸耸肩：“我无所不知。”

“有个老师曾告诉过我，不知道自己无知的人才是真正的傻瓜。”瑞格喜欢与父亲斗嘴，一定程度上因为等父亲不耐烦之后就会让他闭嘴，这等于说瑞格赢了。

“我只知道我无所不知，因为没有我不知道答案的问题。”

“那好呀。”瑞格说，“那就回答这个问题：你从没想过的问题，你知道答案吗？”

“所有的问题我都想过。”父亲说。

“这只能说明你不再思考新的问题了。”

“没有新的问题。”

“爸爸，接下来我要问什么问题？”

父亲感到恼火：“所有关于未来的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。凡是能知道的答案我都知道。”

“但我想的是，你说你无所不知，那才是吹牛呢！”

“对父亲和师长说话要讲究分寸。”

“我谈吐一向谨慎。”瑞格说，其实这话是父亲说过的。“能帮助我们预见未来的信息才有用。”瑞格说着钻进低矮的树枝下

面。这是经常发生的事。他不得不凝视上方，因为猎物能从一根树枝跳上另一根树枝。他说：“猎物过河了。”此后他爬下河岸。但涉过溪水并未使二人的对话停止。父亲说：“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什么知识能派上用场，所以对过去的事你要像我这样无所不知才行。”

“遇见过的天气你都知道，”瑞格说，“但那并不意味着下一周是什么天气你也清楚，你从没见过的天气你同样不知道。如此说来，你几乎和我一样无知。”

“闭嘴。”父亲说。我又赢了，瑞格在心说。

数分钟之后，猎物留下的痕迹飘入空中，若隐若现。瑞格伤心地说：“它被老鹰抓走了。我们追上来之前就被老鹰抓走了。这是过去发生的事，所以你其实早就知道了吧。”

父亲懒得回答他，仅是跟着瑞格来到岸边，穿过林子回到瑞格最初发现动物痕迹的地方。父亲说：“你知道怎样设下陷阱，技巧不在我之下，所以这事你来办，然后再来找我。”

“我找不着你。你知道我找不着。”

“这我就不明白了。直到事实摆在眼前，没有人能确定一件事究竟是对是错。”

瑞格说：“我搜不出你的痕迹来，因为你是我的父亲。”

“我是你的父亲，这没有问题，你搜不出我的痕迹，这也没有问题，但你为什么以为这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？”

“因为从反过来说是对的——你不能是我的父亲，因为我搜不出你的痕迹。”

“你还有其他父亲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还有谁能像你这样搜寻痕迹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所以说，你是没法证明自己能不能找到其他父亲的痕迹的，因为你没有其他的父亲。你也无法询问其他搜影者能不能找到他们的父亲走过的痕迹，因为你不知道还有谁是搜影者。所以你因为我是你父亲才看不见我走过的痕迹，是没有证据去证实的。”

“我现在能休息了吗？”瑞格问，“我太累了。”

“脆弱的大脑。你平时又不用脑子，居然累了，我真弄不明白。一会儿你怎样才能找到我呢？代替你的特殊能力，你要用眼睛，用大脑搜寻我走过的地方。你能发现我留下的足迹，还有折断的树枝。”

“但你不一定留下足迹，你也不一定折断树枝，除非你有意留下线索。”瑞格说。

“确实如此。”父亲说，“你比我想的要聪明。因为我既然已经告诉你设下陷阱之后来找我，我自然要想法让你找到我，例如留下足迹或折断树枝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还可以连续放屁。实在不行，我还能用鼻子找你。”瑞格提议说。

“那找到我时你可要顺便带条鞭子让我抽你。你赶紧忙去吧，不然一会儿天太热了。”父亲说。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有我的事儿要做，到时候就告诉你了。”二人分手。

瑞格小心翼翼地设下陷阱，因为他知道这是在考验他。事事都是考验，或者说是教训，或者说是惩罚，从惩罚里他能汲取教训。之后他再接受考验，不行的话再接受惩罚。

我希望我能有一天，一天就行，没有考验，没有教训，也没有惩罚。属于我自己的一天，不被父亲当成望子成龙的试验品。我不想出人头地，我就想做瑞格而已。

在动物出没的道上设下陷阱，虽然说要小心翼翼，但所用的时间并不漫长。瑞格停下来喝水，之后拉屎撒尿，再用树叶擦干净下面——这是感谢秋天的又一个原因。然后瑞格又返回他与父亲分手的道上。

父亲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瑞格知道父亲走的方向，因为他看着父亲离开的。他朝那个方向搜寻，但父亲并没有折断树枝，也没有留下脚印，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

这是自然的，瑞格心想，要考验我嘛。

他站在那里开始判断：父亲可能想让我继续朝我先前看见他的方向走，等走一阵子之后才会留下痕迹，这是在考验我的耐心和信任。或者，我刚一离开这儿父亲又折了回来，朝其他方向走了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，但要等我瞎走一阵之后才能找到。

瑞格来回走了好几次，足有一个小时，如此一来父亲在各个方向上留下的痕迹都能搜寻到。当然没有那么好的运气。这样的话挑战未免太容易了。

他又停下脚来判断。凡是父亲提过的痕迹，他不可能再留下

了。他或许会留下跟以往不同的痕迹，我的工作开动脑筋，把这些痕迹猜出来。

瑞格想起与父亲分手前说请他留下身上的气味的馊主意，于是他朝空中闻了闻，但他的嗅觉很普通，闻不出来什么特别的，所以父亲不可能和他玩这个游戏。

视觉和嗅觉没派上用场，味觉好像更滑稽。难道父亲想让他用听觉吗？瑞格试了试。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侧耳倾听林中的声音。光站着不动还不行，他还要聚精会神，静下心来，如此这般才能分辨出不同的声音。先是自己的呼吸——他要分清自己的呼吸，然后才能听见身边的其他声音。之后才是附近传来的声音——老鼠、松鼠、鸟儿、鼯鼠，这些小动物都有自己的动静。

他听到了，很远，是人的声音。还无法知道那声音在说什么，也无法断定那是不是父亲。但他能听出声音传出的方向，于是他朝那边走去。这是很多麋鹿走过的道儿，他走起来更省事。左边的土坡可能遮挡传来的声音——他想走过土坡；他知道右边有溪水流过，如果离溪水太近，潺潺的溪水可能抵消传来的声音。

之后他又停下脚站在那里纹丝不动。这一次他能断定那声音是父亲的。他还能断定传来声音的方向。

他至少停下两次才清晰地听到声音来自哪个方位，然后朝着父亲的位置跑了过去。当他最后赶到传出声音的地方，他仍对选择这种搜索方法感到奇怪。那里是一块空地，不久之前一棵大树才倒下。事实上，大树留下的痕迹依然蓝光闪烁。至于植物，很

少能发现植物移动留下的痕迹，因为植物不大移动，有大风吹过来才能轻轻摇摆，但这棵树一定是几个小时之前倒下的，大树倒下之后在空中留下了一道明显的痕迹。

瑞格不知父亲身在何处。“你在哪里？”他问。他等着父亲用带刺的话来教训他，但父亲没有：“不要再走了，瑞格。你已经找到我了。”

“爸爸，我还没找到你呢。”

“你走得够近了，听好了，再也不要朝前走了。”

“我还不知道你在哪里——”

“闭嘴！”父亲说。

瑞格等在那里，默不作声。

“我被大树压在下面。”父亲说。

瑞格大喊着朝那棵树扑去。

“停下！”父亲喊道。瑞格停了下来。

“你能看见这是好大的一棵树。你搬不动。你也推不开。”父亲说。

“爸爸，我找根杠子来，我能——”

“你不行，因为有两个树枝扎在我身上，把我的身子扎透了。”

瑞格想到父亲的疼痛，不禁喊了起来。这次父亲受伤使瑞格感到震惊。父亲从未受过伤。他连病都没生过。“瑞格，树一动就能把我弄死。为了喊你，我使出了所有的力气。现在你好好听着，不要顶嘴，免得浪费我的生命。”

“我不顶嘴。”瑞格说。

“你先要发誓，无论是现在还是在一会儿我死后，都不要过来看我。我不希望在你的记忆里留下可怕的形象。”

瑞格暗自思忖，那的状况还能比我想中的更坏吗？之后他默默地替父亲做出回答：“你也许并不知道想象中的样子是不是比现实糟糕。我能看见现实的状况，但你不可以，所以……闭嘴。”

“你居然没和我拌嘴。”父亲说。

“我顶嘴了。不过你没听见。”

“无所谓了。你要发誓。”

“我发誓。”

“把誓言复述一遍。”

瑞格尽可能地服从父亲：“我发誓，你活着或是死后，我都不去看你。”

“你对死人也能信守诺言吗？”父亲问。

瑞格说：“我理解并同意你的想法。我想象中的可能很恐怖，但我说不好那是不是真的不管现实有没有我想的那么坏，我知道那是真实的，所以那是真实的记忆，不是我的想象，现实往往更吓人。”

父亲说：“因为你不反对我的观点，因为你理解我的用意，所以希望你服从我，遵守你的诺言。”

瑞格说：“这个问题到此结束。”他在模仿父亲说过的话：我们已经达成共识，那就继续下一个问题。

父亲说：“回到我们分手的地方。等到早晨，收获你的猎物。该做的事不要忘记，收回你设下的所有夹子，一个也不要丢下，然后带上皮毛返回我们住的地方，连同那里的皮毛都送回村子。担子很重，但你还能行，不过你还没有长大成人，你可以走走停停，不必急着赶路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瑞格说。

“我问你了吗？你当然明白。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”

瑞格默默不语，心想：我才说了两个字，可没有你说的3句话浪费的时间多。

“在把皮毛换成钱之前，先不要告诉他们我死了——他们怕我回去跟他们算账，一旦知道我死了，他们必然欺你无知。”

瑞格一语不发，但他心里在想：爸爸，我知道怎么办。你教过我如何讨价还价，我不会上当的。

“然后你一定要找到你的姐姐。”父亲说。

“姐姐！”瑞格脱口而出。

“她和你母亲生活在一起。”父亲说。

“我母亲还活着？她叫什么名字？她住在哪里？”“诺克斯能告诉你。”

诺克斯？开客栈的那个女人吗？他和父亲有时还在那里投宿。瑞格小时候以为诺克斯或许是自己的母亲，但他很早就忘掉了这个想法。现在看来，诺克斯赢得了父亲的信任，瑞格没有。

“你告诉我！你为什么让我以为母亲已经死了？还有姐姐——为什么把她也当成秘密？我为什么没见过自己的母亲？”